

# 开卷见人

■陈四益

董宁文君寄来一册《宁文写意》。开卷,如见其人。

与宁文君相识,是在他主持《开卷》之时。那时读到《开卷》,也如这回读到《写意》,有一种清新适意之感。《开卷》办了十五年,虽然不在庙堂、却在文化圈中颇有口碑。我的感觉,这本刊物,不衫不履,随意适性,不摆架子,不故作端庄,给人亲切之感。来了,一盞清茶;走了,清茶一盞。见了,一张笑脸;散了,笑脸一张。所谈,亦绝少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,但却是文化人所思、所感、所怀、所忆的人事、书事、艺事、往事。总之,这本小小的刊物,不领官帑,没有级别,却如流水行云,聚拢了许多说艺谈文的散淡之人。

这回读到《写意》,也如当年读到《开卷》,有一种适意清新之感。我本不知宁文君也长绘事,读到《写意》,才知他的多能。从俞律先生所题画跋中得知,他致力于书画也已十多年了,同《开卷》几近同龄。

绘事,我纯属外行。但“绘事后素”这话,倒是知道的。有人说:一张白纸,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大概吧。但何谓最新,何为最美,只怕也见仁见



董宁文《写意》,开卷见人。

智。这些年,绘画的路子便越来越窄了。我从来不看低史诗式的巨幅画卷,可惜中国古代绘画中留下的这种作品实在太少。其实也不单绘画,中国文学作品中史诗式的作品也为数不多。中国的文人,居庙堂之上,便多作应制的诗文,那是地位之所必然。处江湖之远,便以写意为事。写意,便是写心中一点灵犀,写心中一股逸气,讲究的是一种意趣,一种感受,兴致所在,便是画者着力所在。这种随意适性的创作,远离了经国之大业,反倒日益繁盛,而且花样迭出,论说不少。

宁文君的“写意”,当属此类。他既不以此沽名,也不以此牟利,只是把他所见之山水、云气、亭台、花木,于心有感,于意有会者,逸笔草草,勾勒晕染,

然后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,在师友圈中传观。师友若有会心,便在画上题写几句,这些题跋与图相映成趣,读画观跋,又是一番情趣。

作画是创作,欣赏是创作,欣赏之余化为题跋,也是创作。这种多重创作的叠加,在画界本有传统,数十年来渐渐淡化,若能赓续,于绘事当有大补。不需要拨款,不需要成立机构,不需要制定什么宏伟规划,当然更不需要搞什么评奖、授牌,需要的只是文化人间一种宽松的、亲密的、和谐的氛围,一种摆脱了功利而究心于感受、意境、心灵交流的创作心态。宁文君所处环境,略有此意。

开卷见人。见人之识见,见人之情趣,见人之心态,见人之交往。这是我读《宁文写意》的一点感想。



# 苦苦跋涉者

■包立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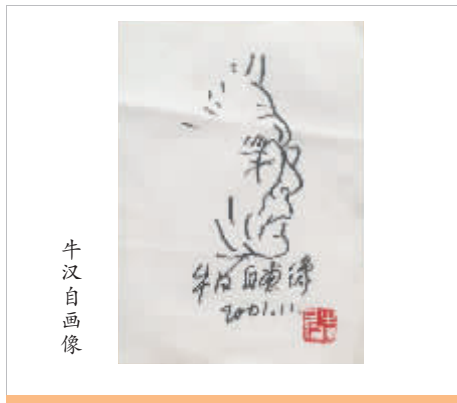
牛汉,是我结交得较早的前辈文友,他是一位著名诗人,但我与他不是因诗而识,而是因编著而交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我因聂绀弩的《马山集》失而复见,走访了不少聂氏生前好友,考查了《马山集》的创作背景,及诗中所涉人物典故,写了一篇《〈马山集〉失而复现记》万字长文。经聂氏老友陈迹冬的介绍,找到了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任职(无官职,任新创刊的《新文学史料》负责人,实为主编)的牛汉。牛汉也是绀弩生前老友,他听说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,要我给他一读。不久,文章就在他主编的《新文学史料》刊用了。此文引起了文坛上很多聂氏好友及读者的注意,反响不小。牛汉知我与“人文”社的老同事陈迹冬相熟,便建议我写写陈迹冬。陈老是“人文”社的资深编辑,又是古典文学专家,更是聂氏自称的在诗词创作上“最可敬的两位老师”之一(另一位是钟敬文)。因聂而陈,我又写了一篇《之间先生陈迹冬》(之间先生者,亦古亦今,亦新亦旧、不左不右、不前不后之谓也,这是牛汉定位)。由此我与牛汉交上了“编著”朋友,他比我年长二十左右,应称前辈师长,可是在我心目中,他却是一位忘年交牛大哥!

牛大哥是蒙族人,是位有胆有识,顶天立地的蒙族汉子。他是“胡风案”中第一个被捕隔离审查的“分子”,比集团“首犯”胡风的批捕,还早了两天呐。为什么他会比胡风还早批捕?据牛汉自述:1954年深秋,在胡风家里的一次聚会上,芦旬说:“文艺界对胡先生的意见和胡先生的愿望完全相反。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,真让人气愤。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,我一生最敬佩的人,就是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、胡……”胡风在房里走来走去,没阻拦,没表态。这么高的评价,我不可理解,我不同意,几分钟后说有事,

退席了。我很伤心,拂袖而去。我知道肯定有人向有关部门反映那天我拂袖而去的事,所以1955年第一个逮捕我,希望我好好揭发。(节选自《我仍在苦苦跋涉——牛汉自述》,三联书店2008年初版)。但在全国铺天盖地批判“胡风反革命、反党、反社会主义”的声浪中,他始终坚持:胡风只是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,并不是政治上的“三反”问题。当“人文社”党支部宣布开除他的党籍时,他只用了七个字表达了自己的态度:“牺牲个人完成党。”1980年,他的冤案平反后,曾写过一首《悼念一棵枫树》的诗:

想不到  
一棵枫树  
表皮灰暗而粗犷  
发着苦涩气息  
但它的生命内部  
却贮蓄了这么多芬芳  
他是在借物思情,借悼念枫树来悼念因胡风冤案而被“牺牲”的老友。

早就听说牛汉多才多艺,能拉胡琴、画画,但真人不露相,从未见过他的画。后从他的儿子史果处证实,于是委托史果求他的自画像,他答应画,可是迟迟不交卷。2009年1月26日,他委托史果赠我一本《我仍在苦苦跋涉》,从书中我才发现,他曾为不少中外诗友画像,他为聂绀弩画过塑像,为诗人洛尔迦、穆旦画过速写,2002年又凭印象默写了诗评家谢冕的头像;2001年为智利诗人聂鲁达画像,2002年又为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画像;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之际,他仿画了一幅普希金自画像。而在封面插页中,赫然印有



牛汉自画像,署款2001年11月。原来他早就画好了这幅自画像,只是舍不得交我。事后,我找史果说,可否复印一件自画像,入围《百美图》?史果欣然同意。

据牛汉自述,他从小就喜欢画画。早在水甘肃中学求学时,他就在墙报上画过“吹号者”,有点像现代派的味道,他相信号声是祖国的心声。据牛汉的老友高莽转述:“他已是古稀开外的老人,在中国美术馆参观西班牙现代派大画家米罗的作品展览时,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儿时的画。”高莽此话不错,我在“牛汉自述”书中,也看到了他2002年3月画的“记忆中的祖母”两幅画像。这一年,正是他迈入古稀之年。牛汉返老还童,画兴大发,一连为中外诗人画了许多画像,难怪他要对高莽叹道:“我真想当一名画家,这个梦到底没有实现。”

牛汉的画家梦未能实现,却实现了诗人之梦。2003年9月,获马其顿“文学节杖奖”;2004年获中国首届“新诗界国际诗歌奖·北斗星”奖。2005年《诗选刊》与搜狐网联办的首次诗歌读者普查结果,在二十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诗人评选中,牛汉得票仅次于舒婷、北岛、徐志摩、艾青,获第五名。他的“苦苦跋涉”,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!

# 夜看马克·吕布

■梁永安

匆匆忙忙好几天,今夜静静的,像独自一人停留在山间驿站,很想看点儿旅人的故事,于是翻开摄影师肖全写的《跟着马克·吕布拍中国》。

马克·吕布是与中国关系最深的法国摄影家,1957年元旦,三十四岁的他第一次来到中国,随后竟来中国二十二次之多。他不仅拍摄了《琉璃厂古玩店的窗户》等等一大批中国题材的经典作品,还发现挖掘了吴家林等中国摄影师,把他们推向世界。他和他的老师布列松一样,全部生命都是属于摄影的,一生过得单纯而丰富。

这本书里有一张肖全拍的照片,画面左边是马克·吕布用的摄影器材:莱卡M6和莱卡R5。M6上装的那只35mm镜头“磨损得非常厉害,几乎变了形。它们可是跟随马克走遍了全世界的”。很喜欢这种一只镜头伴随一生的深厚感,从今天的标准看,这些器材很普通,但马克·吕布却用它们拍出了《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》等伟大作品。现在的摄影器材已经被高科技武装到无所不能,然而震撼人心的作品远远少于马克·吕布那一代人,其中的缘由值得深思。马克说:“拍照就是去深刻地品味人生,品味每个百分之一秒的瞬间”。这大概是来自布列松“决定性瞬间”的嫡传,都与人类生活有深切的共振。现在的摄影潮流,技术远大于内容,糖水片铺天盖地,目不暇接又没什么印象,感觉精神被掏空。如果今天按数码相机的手多一点点胶片时代的虔诚,一天只按三十六下,那会多么不一样!

少年时代看田径运动员训练,一圈又一圈地跑,一次又一次地跳,多么枯燥!这些年越来越感到,他们是人间很幸运的人,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专注于一件事,心底纯净,不烦不扰,排除了那些虚浮的杂七杂八。当一个纯粹的摄影师就更更好了,可以手握相

机一辈子,小小镜头装下五洲四海,天高地阔自由行。当然,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,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人人相似,心灵看得到的世界各个不同。一般的婚礼摄影师拍的是热闹,真正的摄影师拍的是幸福。感情敏锐的摄影师绝不会拍那些一看镜头就莫名其妙笑起来的人,而是寻找那些最能表现真实内心的表情。马克·吕布的作品中人物占了绝大部分,但笑脸并不多,具有高度的写实性,这是纪实摄影的本色。

马克·吕布生活很朴素,肖全跟随他走了很多地方,“吃饭从来不超过三个菜”。在深圳街头,他看到水果摊上的鲜芒果,非常心动,问了价格,又摇摇头走开,还是肖全悄悄买下,给了他一次惊喜。这样一位闻名全球的摄影大师,就是这样始终把自己定位在普通平民的生活水准上,把全部的资源用在事业中。1993年在北京,七十岁的他一身背着五部相机行走穷街陋巷,2010年在上海,八十七岁的他风雨中拍摄建筑工人,雨水伴着默默流下的眼泪……一个杰出的纪实摄影师,一定是一位充满人类之爱的人文主义者,这是马克·吕布彰显的摄影本质。

2015年8月我在首尔,看到马克·吕布去世的消息,心里一片静寂,默默回想他的一生和作品,想到在昆明拜访摄影家吴家林时,他言谈中对马克·吕布无限的感激。今夜读肖全的这本回忆,仿佛走过不断响起快门声的城市和乡村,那是一个纯正摄影人的风雨兼程,艰辛和快乐,都在其中。



马克·吕布